

葦 蘆

風曉

## 序

在這世道日喪，人面獸心的今日，大家只知貪財婪官，更沒有禮義廉恥存在，可憐那一般女子，只知嫁給有錢的人，儘量享受；更不問錢的來歷，取的手段；甚至有間接的使男子們走上貪污欺詐的徭徑，這情形自有歷史直到目前為止，數不勝數。像本書中的冰漪，雖然她不遵父母之命，俗稱不孝；可是她不遵從的——因為她的母親命她嫁給貪官污吏。也許可算是砥柱中流，可以挽救目前已倒的狂瀾罷！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冰漪剛愎成性，也是狂狷之流罷。狂狷之流，只有孔子認為可取，恐怕不合於前進的現代罷。

爲了愛慕虛榮，以致行動矛盾，以致家庭間着充滿乖戾氣氛，就是至親如母女，也竟不能相容，使冰漪那個「老實頭」，終於不能立足，直到飄零而後已，生離死別，自古視為淒絕人寰的事，尤其是子女之於父母，怎肯輕別呢？像她這樣做，太不近人情罷！那麼沒有這回事的嗎？不，一定會有的；認為沒有的話，那是時代的幸運，希望永遠不要發生這異曲同工的事，這是作者的本旨。

曉風

一

日光努力地發揮牠的威力，把孔廟（這時已改爲歷史博物館）前的一條清澈見底的溪河底隨着微風起的微波，一鱗一鱗地閃出燦爛的光彩，高橫着的轡橋，倒映在河底，隨着微波搖動；兩岸綠沉沉的樹林，寂寂地躺着一片長大的黑影子，在這裏的前後，一個人也沒有，不過樹林深處叫着「快耕快耕」的催忙鳥，但也沒有打破這靜寂，反感到更靜寂些，真有鳥啼林靜的風味呢。

這時忽然從隔壁聖域牌坊內的國學專科學校裏出來三個女學生，她們張着油紙傘，並排一行，談談笑笑，很幽閒地走着。

「我們今天真快樂，畢業論文的分數也已知道，畢業考試又結束，不管好壞，總算一件事完了。後天行畢業典禮，文憑總算可以到手，現在只愁飯碗問題了。想你們倆一定已經得到適當的位置了，所以這樣心定。」一個戴着近視眼鏡在她底熟悉人情世故的圓臉上，穿着一件水綠色的湖縐旗袍，左手裏捏着一枝毛筆和墨盒，年紀約有二十六七歲的女子，帶着柔軟的蘇州口音說。

「邁玲，說那裏話，我們對於畢業的事還管不了，那有心緒顧到飯碗問題呢？」其餘兩個便同聲齊口地說。

「不像你學有根底，從從容容地應付畢業考試，還有餘力尋找職業。不過我想總不致失

業罷！」一個年紀約有二十一二，穿着一件黑綢長袍，身材中等，卻很結實，圓臉上露着高潔，樸實，堅持的神情的，名叫冰漪。好像有把握謀到職業似地說。其實她一些把握也沒有。不過腦海中湧現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照這些話看來，可見一般人所以失業的原因，雖然是社會不景氣的現象，其實大半也因自己缺乏真實應世的技能。現在既然畢業，雖然沒有高深的學術，資格卻已有了。好在現代社會上，只須資格，那麼何患找不到職業呢？……」她好像中了孔夫子毒似地自解着。

「假使飯碗找不到，也是意中事。本來畢業就是失業，飯碗找不到，就坐在家裏吃老本，看看小說，倒也落得寫意，就是有了職業，我的母親恐怕還不許我去執教呢。現在姑且不要管這些，我們先走下這石碼頭玩水去罷。」一個瘦長臉，身材綽約，年紀和冰漪不相上下，風度翩翩，名叫素行的，凝望着孔廟前的溪水對她們倆個要求同意地說。

「好，這時不過十一點鐘，回去也還不到吃午飯時，明天又不再考試，沒有書溫去，用不着早回去。我們這次畢業分別後，不知何年何地再能這樣同行同坐相敘着談笑？今天還是談笑個够罷。免得以後要敘不得，懊悔在相敘時沒有儘量取樂。」冰漪好像很諒解地附和着。邁玲也便不響一聲地走下石階的末一層坐着。

「我們一班中的那許多男同學，畢業後不知上那兒高就去了。恐怕他們都早已預定了。這時已十一時二十分了。我們回去寫張履歷單給俞先生，托她和我謀個教職去。你們倆在這裏再玩一會也好。」她們三個人正在文質彬彬地淘水洗手，邁玲忽然帶着焦急的神情說。

『你要回去，我們也回去。』素行說着，三個人早已不約而同地上岸，走出賢關，瞻前顧後，對這日常見到的景物，好像格外親切有味，值得留戀。走上學前街，冰漪還回頭看看，低低地說聲「再會罷」。拐灣就是西溪，西溪一帶都是洞門深府的紳士人家，是一個很清靜高尚的住宅區。走到西溪中段，邁玲和她們分路了。她們兩個目送着她，直到她的影子消失在一個高大的門中纔繼續走着，她們的歸路，默默地走着，已過西溪，走上西鼓樓了，冰漪和素行又分路了。四目悵悵地凝望着，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訴說，但結果只得悽婉地說聲後天會罷，便各走自己的歸路去了。

素行拐一個灣便是家，冰漪還要出西城，穿過西城橋，經西直街，小霸橋。西直街一帶的點心店裏，已不像早晨那樣擁擠，不過幾個挑着空籃的賣菜人，放着擔子在那兒吃麵或吃餛飩罷了。這樣走起來倒比早上便當多了。

冰漪過小霸橋，轉入東籬巷，便踏進一座屋子，外面高高的回牆，火一般的觸目驚心的紅石榴花夾在碧綠的垂楊和桐葉中間好像爭先恐後地露出牆頭。中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樓屋，朱漆窗戶，很足以耀世眩俗，冰漪的影子，就消失在這座屋子前的兩扇大鉛皮門裏。

冰漪走到家中，只見飯廳上只剩阿喜揩拭飯桌，她便問『你們吃過中飯嗎？』

『吃過了。你若要吃飯，菜也沒有了。還有一碗沒有吃動的醬燒肉，一碗白鴨，一碗黃魚，一碗蝦子燒茼菜，多少奶吩咐不許誰去動一動，預備晚飯吃的。你現在……』

『時候不過十二點十分，平日中飯到十二點半才吃；這幾天倒特別早，這幾天我恰逢大考，下半年不上課的，所以回來吃飯的，太太也知道的。現在就拿她們吃剩的湯汁給我下飯

好了。』她說這話時，腦海中頓時湧現着每到冬季大考完畢回來吃飯時，她們總是已經吃完；只有冰冷的飯，已經沒有炭火的煖鍋中的二三匙光景的菜汁；自己盛着一碗飯，淘着菜汁就吃，吃完喝一杯熱茶的光景來了。

『大小姐，你吃飯了。阿元，叫聲大姑母。』接着她底大嫂子華淑娥底女兒阿元的奶媽笑嘻嘻地抱着阿元走來。

『阿元近來倒還胖，能够吃些飯嗎。』冰漪說着便把筷子叉着飯喂給阿元吃。

『大小姐，快不要給她飯吃，大少奶看見了要罵的。我總不敢給飯她吃的，不過有時喂些肉湯罷了。後天就是端午，所以昨天家裏已包了許多肉粽，蓮子粽，苡沙粽等。真好吃，你吃着沒有？』

『我沒有吃着。』冰漪沉着臉說。『知道都沒有知道。』

『我去拿給你嘗一嘗。』阿元奶媽說着就想回頭拿去。

『不要，我吃饱飯了。』冰漪苦笑着說。心中卻想母親爲什麼給大家粽子吃，對於她告都不告一聲呢？

『我去拿隻你嘗一嘗又不要緊，共包五百隻呢。不過昨天送給阿元外祖父家去三百隻，他們吃了都說味道很好。』阿元奶媽半勸半解地說。

『我這時肚裏實在飽得再不能吃什麼。』冰漪溫和地拒絕她的勸解。這時阿喜提着茶壺走來。

『阿喜，大少奶在東書房和前門房客華少奶等打牌。她吩咐我來叫你倒杯茶去。點心蝦

仁炒麵，到五點鐘要吃的，就到太太那裏去拿了錢買去。『奶媽按照着華淑娥的話吩咐着，冰漪在旁靜靜地聽着，不平之氣，不禁在心中頻頻地動盪着。但是她不敢發怒，只是恨這個家，恨她的父母爲什麼處理得這樣不平等，對於她這樣無情比婢女還不如。』

冰漪走上樓，直到自己房中，放掉書包，便到祖母吳氏房中去叫一聲「祖母」。

『是冰漪嗎？』吳氏是一個雙目不明的盲者。這時坐在牀沿上，聽到冰漪叫她便問。

『是的。我將放暑假了。我現在要去繳五元飯錢，我已經稟明母親，她雖答應，不過錢還沒有給我。』冰漪很不愉快地說。

『不要響了，她沒有錢給你了。她剛才在我這裏嘮叨着沒有錢，又要叫我去問舅母借二百元。我說舅母也沒有錢，你多錢就多錢的排場，無錢就無錢的排場，不過我想她不會聽我的話的。你若向她要錢，她決不睬你，還是等阿喜來，我叫她去把我的金珥當十元錢給你使去。』吳氏臉上一無表情地平淡地說。

『你要當給我去，我一定不要的。我自己可：』冰漪還沒說完，阿喜來了。

『老太太，有熱茶，你要喝嗎？』

『我不口渴，不要喝，你去和我拿那副在衣櫥裏的金珥當十元錢給大小姐。』吳氏急忙地說。

『大小姐要錢用，爲何不向太太要去？要你當做什麼？太太錢多得很多。昨天早上還托前門華大少爺匯給大少爺三百塊錢的；昨天單單包粽子用掉五十元；又買給大少奶二小姐衣料用掉五六十元。哎喲，她真不在乎這十塊錢哩！』阿喜帶着憤激地說。

『錢在她手中；她不給大小姐沒有辦法的，你當掉那副金珥去好了。』

『阿喜，不要去當，她不給我，我自有辦法。可向同學借的，』冰漪說着掉頭又向祖母說：『我早知這樣難拿到錢，我每天回來吃好了，何必包在那飯店中去呢？』

『不過又要多走路，也不便，好在現在放假了，你今天吃過飯嗎？』

『吃過了。』

『後天端陽，回來多吃些菜罷。』

冰漪答應着，便又告辭吳氏，回到隔壁自己房中去。

## 二

端午節到，錫地還按照鄉村風俗掛蒲劍在門上壓邪驅魔；每個人家大買而特買菜餚去吃個暢快，所以當冰漪到校中去行休業式典禮時，西直街上異乎尋常的擁擠，差不多每個人都提着滿籃的肉魚蝦等。

『今天黃魚比昨天還貴，就是肉也貴了，我這些肉，三塊錢呢，』一個瘦長身材的女子向一個又長又胖的老太婆說。

『我這一塊也三元四角錢呢。』

『今天買菜的人特別多，爭先恐後，好像不要錢的。世上究竟富人多。』又一個穿着黑綢短衫袴的，模樣像個廚司務的男人，背着一大竹籃魚肉在冰漪後面走着。一面說這帶有感

慨的話。冰瀟聽着這聲音，知道是前街謝家的阿大，她想這些人倒也帶些幽默色彩的。這街上的形形色色實在是社會上一幕貧富不同的惡劇。因為富的都有奴僕們出來購辦山珍海味；貧的不過勉強買幾色菜蔬，有的甚至菜蔬都買不起呢！

冰瀟匆匆忙忙地走過這人頭擠擠，垃圾滿地，魚腥肉臭的街市，穿過西城橋，出城，便踏上幽僻的住宅區，走過幾條街街後，便到學前街，入校，直上平日遊憩其中的自修室，邁玲和素行兩個已先到了。

『今天我遲到了。你們到了多時了嗎？』

『不遲，畢業典禮要九點三十分才開始。現在不過八點五十分。早來了沒事做，也覺得沒有趣味。我們不過比你早到一刻鐘罷了。我們現在就到成績室參觀去罷。』邁玲提議着。她們三個人便出女生自修室，直向禮堂內走，她們只見許多人在裏面擁擠着，她們便向空隙處立着看每個同班同學的畢業論文和考卷，她們看到自己考卷名列前茅，都感到很快。

鐘聲響了，開始行畢業典禮。學生們便先坐着等待師長來賓入座，唱完校歌，校長致辭並介紹汪縣長演講，由校長介紹辭中，知道汪縣長係留法學生，曾任太倉縣長，每個在座的學生，聽了這番介紹辭，都以爲汪縣長是個才識豐富，思想前進的新人物，許多充滿着歡迎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見他歪戴着帽，向講臺上一跳，這情形，使每個在座的人對他都懷着輕薄的觀念；尤其這一班道學化的老學究。更無誠意去聽他的講辭了。台下噦噦喳喳地私語着，全場竟失了肅穆的故態了。汪縣長講完下台，便是教育院長講，高院長是教育

界巨子，講辭很能引人注意，大家便恢復本來肅靜的狀態，最後商會裏錢商會長同時也是國專的校董，他的言論沒有一些敷衍，恭維，他看正國專的病症下藥的。他以為國專的教育方針，應該使每個學生對於每部書有深刻的印象，這樣才能使學生對於書本感到興趣，喜歡研究；否則不過講個大意給他們聽聽，就算一部書完了。若去請他們講講書中道理，那真是比上天更難了。不要說請講道理，就是請他們讀一遍，已够為難他們了。這些話，國專學生們聽了倒很感激；但是師長們聽着不禁懷懷然地不安，正有芒刺在背的氣概呢。

等到散會，時候已是十一點五十分了。大家依依不捨地告辭着向歸路上走；冰漪和邁玲素行分路後，想到許多師長和同學們熱烈的歡送畢業同學，不覺更感到寂寞了。

### 三

回到家中，中飯又已吃完了。從門房大廳轉入堂屋，一些聲息沒有，只有鳥語；她便自己到廚房裏去盛碗，拿些菜。廚房裏只有阿喜正在伏着桌子打盹。

『大小姐，我拿些蝦子雞鴨蛋和醬肉你吃罷。今天是端陽，太太大小姐二小姐和祝家二少奶一同泛着汽艇玩太湖看龍船去了。還拿許多汽水，酒菜，預備在船上吃喝的。家裏只剩個老太太在樓上了，』阿喜當冰漪開菜廚門時，她的頭便從桌子上仰起來說。

冰漪聽着沉着不作聲，她那時也不覺得餓，雖然沒有吃過飯，她忘了吃飯，她忘了到廚房的目的是為來拿中飯吃。她盛了半碗飯，放在灶旁的長桌上，背靠在桌的橫頭的木柱上，她

感到孤立，都是冷諷熱嘲的面顏緊緊地脅逼她，使她的樸實沒彫琢單純的頭腦，罩上一層薄的傷痕；她開始覺察自己像是家中的贅瘤，像孤立在這茫茫的沙漠中，和她們似乎隔着一重牆壁，這牆壁就是勢利罷。不，同樣一家人有什麼勢利不勢利呢？當然因為她的母親蕭氏歡喜大媳婦二女兒月大的浮華儀表，闊綽舉止，足以誇耀世俗；又因為大媳婦的父親，是錫地紳士，聲望很大，所以奉承她，討好她惟恐不周，只恨楊子明沒多錢給她使罷了，做婆的這樣奉承她，識時務者俊傑，那個再敢不奉承她呢？可是冰漪底脾氣太剛愎，總喜歡碰頂子。

『冰漪，你應當常常陪着你的大嫂子出去看看電影，或到公園裏去玩，就是不出去玩，放學回家，也該到她的房裏去陪着她說笑，免得她覺得無聊。她是名門閨秀，應當好好地侍候她。』這是五年前她的父親楊子明教訓她的話，驕地裏又湧現在她的目前了。

『我在放假日，一天到晚一個人在家中，也沒有覺得寂寞；我只恨時間不夠我使，那有空閒玩去，我雖是個粗陋女子，可是倒沒有生着阿諛諂媚的骨格，叫我侍候她去，卻辦不到；她覺得寂寞，自己出外玩去好了。何用要我陪去？』她回想當時這樣激昂憤慨地回答，不管父親是長輩不長輩，愉快不愉快，她只顧自己說個痛快。她現在只有佩服當時自己的勇敢，可是看到當前的自己，只是懦弱，畏縮；那些勇氣都消磨盡了。一切不平等地待遇她，她能沉默地接受，竟成個弱者了。果然是個弱者嗎？不，因為她想就是發揮憤激的言論，不過多招怨謗到自己身上苦自己罷了。有何益於身心呢？好在現在已畢業，一尋着位置開口去，便可離開這四面楚歌的家。現在只希望有人來請她教書去。她把人人厭倦的教書匠生活，當作惟一的發展地。她想到離家的一念，馬上看看屋子四周和圍牆外遠遠的惠山。低低

地自語。

『可愛的青山，我半生在世上所遭到的——都是冷暖人情。每遇到不幸事時，總是受人奚落；你卻總是靜對着我；當我獨坐房中，默默地聽我從心弦發出的真摯的言論，又好像極嚴肅地贊我的舉動，幾年來只有你是我的知己。可是不久將和你分別，不知……』

她正在自語着，阿喜忽然催她吃飯，她便似夢初醒地從冥想中逃出來，她就吃完方才盛的半碗飯，再拿一碗白肉燒菱白下飯，吃完就到樓上看祖母去。

『冰漪，你吃過飯麼？她們都不在家，雇着汽艇到太湖裏去看龍船的。你的飯費付清嗎？』她似乎關心地問着。

『鍾元借給我十元去付清的。』她隨便答一句，接着又問：『叫汽船要費錢多少？』

『二十八元，還要另加酒錢八元，若要湖中過夜，另加三十元。』

『我付飯費倒沒有，她們出去玩的錢倒有了。』她憤恨地說。

『你快些不要響了。大少奶奶那種大家千金小姐，嫁到我家，已經委屈她，當然要化些錢尋個玩意兒討她的歡喜，倒也是正經事。』

冰漪聽了這種甘爲財勢走狗的話，深知她們底癥結所在——沒有知識。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可以打倒的。她只是氣悶，氣悶得四肢發冷了。她感到惟一的慰藉品，只有書本。現在還是讀書去。便辭着祖母回到自己房中去。剛到房門口，就聽到下面吵雜聲。

『你們怎樣回來得這樣快？』

『湖上河裏的船實在太多了。我們擠不上去，所以不得不回來了。』

『那麼付了船錢沒有？』

『當然付的。用不着你小丫頭來管長管短。』

冰漪立在樓梯上聽着樓下阿喜和蕭氏問答着。隨即又懶洋洋地走入自己房中去了。想到昨夜父親嘮叨着沒有錢過節，今天早上酒店職員來討賬，不過還掉七十元，其餘一百元要待中秋才能還。怎樣又化沒價值的錢呢？唉！家中經濟一年困難一年，可是開支卻一年大一年。並且大半係無謂的浪費。想到這情形，不禁憤慨得很。

『媽，回來了嗎？龍船好看嗎。』冰漪抬頭一看，只見蕭氏已經站在房門口了。她便連忙站起含諷帶譏地問。

『哎喲，街上和河裏的船，擠得人山人海，總也擠不上去，所以折回來。這次玩汽艇，你切不要在你爸面前說我付賬的。我現在當你爸面前只說是桂生請的。店中夥友請東家，也是慣常事，所以我今天把桂生少奶也請來。你們父親也一定能够信以為真。這樣一來，也可免請前門房客華少奶一般人了。桂生少奶雖然出身不高，但人倒很漂亮。我今天本來也不想化費這筆錢的，因為大少奶昨天對我說要去龍船。她在家任性慣的，我那敢不依；並且良時佳節，不化些錢使她快樂成什麼體統呢？』蕭氏侃侃地解釋她的理由。

『媽說的話，一些也不錯，不過近年來我家底經濟這樣困難，玩的方式，只能選擇省些錢的了。』冰漪很嚴厲地規勸她。

『我是本來出名沒有料量（江南土白，意思就是做事不估計）的。那有你們會打算。我知道的，你們以前有十八月當舖，二十四月錢莊，都從我嫁來後敗掉了。』蕭氏怒氣勃勃地

譏訕地說着便走。

『何必如此說，明明知道我楊家赤貧如洗，吃了朝餐沒晚餐。直到你嫁來後，父親靠你命好，賺些錢，造起房屋來，儼然像個大戶人家。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何用這話來訛笑呢？張家雖是窮出身，沒見過大排場，不過有了錢有何不能排場呢？沒有錢，借了錢，去鋪大場面，也得不到什麼快樂。』冰濤只顧自己說個暢快。同時內心又恨蕭氏總是喜歡像猴子樣的桂生，見了女人總是眉開眼笑，一股邪念浮在面上。偏偏蕭氏說他怎樣俊俏，如何厚道，叫父親用他做司賬。再也沒留心母親出去了。

『我嫁你們楊家後，也已有二十八年，辛辛苦苦，沒有一天暢快地玩過。現在仗着媳婦的排頭去玩；還要受自己女兒的奚落，想到這裏，我也用不着活在世上了。人家這樣大的女兒，總是歡歡喜喜地陪着嫂子等一同出去玩的。你看。她只有來派我的不是，我不知作了幾世冤孽才生她的。』蕭氏正在吳氏房裏對吳氏訴苦。她也再不願用心聽下去，只是又聽到吳氏勸道：『不要生氣了。這些孩子不懂事的。你們嫡親母女，用不到多找麻煩。』

『她那裏當我是她的母親？簡直姊妹都不……』

『太太，龍船將到西門橋了。快下來罷。』阿喜在樓下高聲喊着。  
楊太太便辭了吳氏下樓去。

#### 四

『你這時從那兒回來？我剛才要叫你看一幅畫，可是尋不着你，現在我來拿給你看。』子明坐在前廳咬着雪茄煙。看見冰漪便立起來問着。

『到學校拿文憑去的。放假行畢業典禮時，因為教育部還沒有發下，直到前天，學校當局才收到，所以我今天早上到校去拿的。要我去拿給你看嗎？』

『當然拿給我看哩。』

冰漪便跑上樓拿去。

『給你的大嫂子也看看。』子明嚴厲地命令她，當他看文憑時。

冰漪也不違拗也不答應拿着文憑便走。心中只是想父親為何叫我拿文憑給大嫂看，她又沒有爲我上學化分文錢，掛一絲心；就是她自己和她的丈夫等也都是父親供養的。倒還要我低首下心地尊她若母親一般嗎？這種思想真奇怪，弄得我真有些莫名其妙。就算因我畢業可以光榮父母，因此要拿文憑炫耀給人家看；但這種舉動是何等卑鄙呢！文憑的意思，不過讀書有個階段而已。同時又因現在謀生，人家又都要問在什麼學校畢業的。所以爲着謀生起見，證明資格，才把文憑交出來檢查。現在大嫂又不是某校長或主任，給她看做甚。決計不拿給她看。

焦某遮得滿窗綠蔭沉沉，知了叫靜了這長夏的清晝，冰漪午飯後正坐在房裏伏在桌上打盹。忽有響震耳鼓的語聲催醒了她。

『……你們去做皇帝皇后也不與我相干；我就是討飯也要除掉你們。』蕭氏在下高聲的怒罵。使她聽了坐立不安。

晚飯時，大家忙着驅蚊蟲：點蚊蟲香，燒蚊煙，忙得很。也不再去注意旁的事。

『月大，怎樣不來吃晚飯？』子明正在和一家人吃晚飯，只見二女兒，他便發問。

『出去的。』大家答着。

晚飯吃完，各歸臥室。奶媽伴着阿元睡熟了。華淑娥又叫阿喜去拿個西瓜吃，吃了個心，便叫奶媽拿出來吃。

『這樣大的瓜，我也吃不下，還是分一半給陳媽阿喜等吃罷。』奶媽提議說。

『不用你多說，吃不下剩下來好了。吃完時，去叫阿喜來收拾。』

奶媽聽了淑娥的話，便也不敢再說什麼。直到吃完，下樓喊阿喜收拾。

這時阿喜在廚房洗飯碗，阿大陳媽阿齊等都洗過浴後，正在天井裏乘風涼。陳媽喊她，只得哭喪着臉，上樓收拾去。口中卻嘮叨道：『奶媽工錢也是公賬出的。一些粗活也不許她做。這時阿元已睡，難道自己吃了西瓜還不可收拾嗎？這樣的小量少奶我倒也第一次看見。』

她收拾西瓜完結下樓，帶着西瓜殼放在廚房裏的桌上，預備等到洗完飯碗才吃。

『這西瓜是誰吃賸的？不過吃掉個心。這樣好的西瓜，吃了個心就忍心丟掉的！』陳媽見了便吃。

『大少奶吃賸的。』阿喜沉着臉說。

『陳媽！』冰蕩的弟弟慰曾忽在外高聲喚她，她連忙放掉西瓜出去。

『大少爺，要什麼？』

『和我打盆洗臉水來，並且拿一個冰在冰箱裏的西瓜來。』

『慰曾一個人在後廳吃西瓜，吃去半個，還剩半個便對陳媽說：『這半個拿給奶媽吃去。多吃西瓜會多奶的。』』

『奶媽和多少奶都已吃過。給老爺太太吃好嗎？』

『也好。』慰曾胡亂地應一聲就上樓去了。

陳媽便叫子明蕭氏去。可是在樓下找東尋西地不見。她便放着瓜不響，自管自到廚房裏吃西瓜。其實這時子明夫婦正在冰潑房中。因為月大還沒有回來，焦急起來，所以責罰冰潑道：『你是她的長姊，有些言語我們不便說的，你該勸說勸說，若有什麼不正當事發生，我要你負責的。』子明很嚴厲地說着。

『月妹平日也不常和我接近，像昨大我到她房裏去，她很厭惡我似地把門碰的一關，我怎敢擺出長姊的樣子勸說她呢？並且你做父母的尙且不能教訓她，我更有何法勸說得聽呢？』

『我不知作了幾世孽，才生出這樣兩個女兒的。』蕭氏聽了冰潑一番話後，便怨恨地說。

『我固然也不好，可是我倒從來沒有在外玩過半天。媽，一開口就帶罵着我。』

『小姐，我說錯了。倒要向你陪個不是呢。的確，你未必比阿月好，一天到晚捏着一本書，也不去抱一抱姪女，也不去和阿嫂說說笑笑，死板板地算像個書生，其實和她常出去也未必有何分別？』蕭氏極力袒護着月大，責罵冰潑。